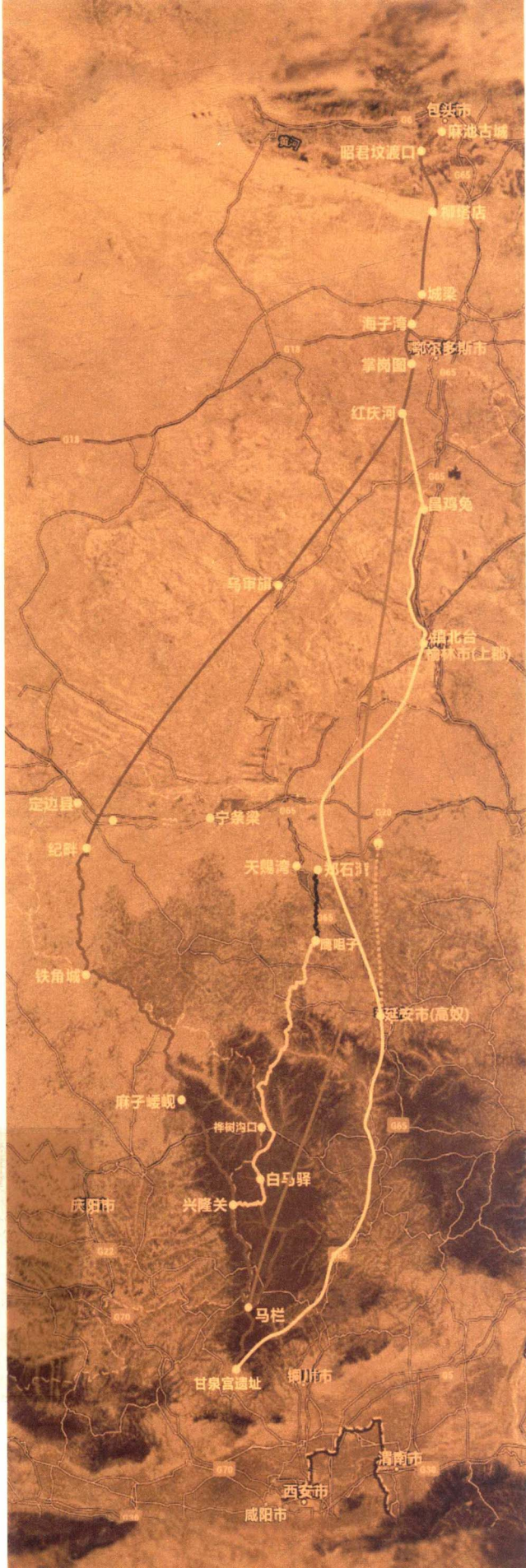


秦直道

主编 QIN
王子今 ZHI
DAO

直道与长城 ——秦的两大军事工程

徐卫民 喻鹏涛 著





“十三五”国家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秦直道

主编
王子今

QIN
ZHI
DAO

直道与长城 ——秦的两大军事工程

涂卫民 喻鹏涛 著

图书代号: SK18N026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直道与长城: 秦的两大军事工程 / 徐卫民, 喻鹏涛
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 6
(秦直道 / 王子今主编)
ISBN 978-7-5613-9846-3

I. ①直… II. ①徐… ②喻… III. ①古道—研究—
陕西—秦代 ②长城—研究—陕西—秦代 IV. ①K928.78
②K9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5932 号

直道与长城——秦的两大军事工程
ZHIDAO YU CHANGCHENG ——QIN DE LIANG DA
JUNSHI GONGCHENG
徐卫民 喻鹏涛 著

选题策划 / 刘东风 侯海英
责任编辑 / 郝宇变 赵荣芳
责任校对 / 赵荣芳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政编码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25
插 页 / 2
字 数 / 280 千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846-3
定 价 / 220.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秦直道”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王子今

编委：	王子今	辛德勇	张廷皓	吴宏岐
	徐卫民	孙家洲	宋超	焦南峰
	张在明	徐君峰	马啸	孙闻博
	高彦平	刘东风	侯海英	

总 序

司马迁撰著《史记》，完成了被翦伯赞称作“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①的史学经典。徐浩说，《史记》“纵贯上下数千年，横及各国各阶层，举凡人类全体之活动，靡不备载”，又“叙述社会中各种现象”，并且“反春秋时代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狭小眼光，为匈奴等民族作列传”。^②李长之也曾经肯定《史记》的文化贡献，他指出，司马迁“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③朱希祖也说，《史记》避免了一般史书“不载民事”“未睹社会之全体”的痼病，能够“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④《史记》超越了中国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撰述范式，给予历史整体特别是物质生产史、物质生活史以及下层社会的生存境况与心理体验相当多的关切。我们还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656页。

② 徐浩：《廿五史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42—43页。

③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238—240页。

④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71—72页。

注意到，对于交通史的关心和记述，也是司马迁《史记》“高气绝识”^①、“雄视千古”^②、“卓识远见”、“立意深长”^③的表现之一。秦人重视交通的史迹，在司马迁笔下成为可以使历史观察者聚焦的显著现象。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辛苦巡行，又大举启动交通建设，形成了以驰道联结全国，各个地区各能通达，重要地点皆得“毕至”^④的规模宏大而交通效能亦达到很高水准的交通网。秦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交通事业取得显著进步的重要历史阶段，而秦始皇执政后期规划发起的直道工程，更在中国古代交通史册上书写了极辉煌的一页。

司马迁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保留了对秦始皇直道的珍贵的历史记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凿山堙谷，直通之。”^⑤又《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⑥秦始皇去世，秘不发丧，车队经直道返回咸阳，“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⑦。“鲍鱼车返，龙祖仙游”^⑧，直道的规划者最终以极其特殊的方式经行这条道路。直道于是也成为秦帝国最高权力由“始皇帝”向“二世皇帝”交接过程的象征性符号。《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

①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二“著书百二十篇”条，明刻本。

②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七《读史二·汉书·司马迁》，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汪佩鄂刊本。

③ 陈子龙：《史记测议·序》，聚锦堂刻本。

④ 汉文帝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称《至言》，其中写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见《汉书》卷五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

⑤ 《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2页。

⑥ 《史记》，第902页。

⑦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33页。

⑧ 彭孙贻：《烛影摇红·汶上感怀》，见《茗斋集》卷一五《诗余附》，《四部丛刊续编》景写本。

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①明确指出了直道对于“击胡”即抗击北方草原强势民族之军事战略的特殊意义。

在秦代服务于全国政治军事总格局的交通规划中，直道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为直道”到三十七年（前210年）载运秦始皇尸身的车队“行从直道至咸阳”，直道修筑大致只有两年的时间。虽然有“道未就”的说法^②，但是显然已经具备可以通行帝王乘舆的规格。直道工程量非常浩巨而工期短暂，体现了秦帝国超高等级的行政效率。秦直道，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

司马迁是著名的重视实地考察、喜爱游历的史学家。王国维说：“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③在《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篇末，司马迁记录了亲身行历直道的体验：“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④我们今天行走在秦直道遗存之宽广坚实的路面上，都会想到司马迁“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的经历以及“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的深沉感叹。脚踏路草黄尘，感受太史公当年的步履，可以体会史家名言的亲切。而天风林籁，也响应着古今的共鸣。如果没有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直道的高度关注、亲身踏察与具体记述，也许后世人们对这条堪称伟大工程之卓越成品的古代道路会长期处于无知境界，心持冷漠态度。司马迁之后二千余年，我们基本没有看到对秦直道予以特别关注的文史论著。正史所谓“直道”，含义往往已经大为不

① “通直道”，司马贞《索隐》：“苏林云：‘去长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史记》，第3468—3469页。

②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第3097页。

③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见《观堂集林》卷一一，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4页。

④ 《史记》，第3100页。

同。如《汉书》“直道行”^①，“直道而行”^②，“直道而不曲”^③，“直道”已经是另外的含义。《汉书》卷九一《货殖传》：“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颜师古解释说：“直道而行，谓以德礼率下，不饰伪也。”^④此所谓“直道”言政治道德、政治道理、政治道行、政治道义，其实已经与交通道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后世虽然也有称作“直道”的交通工程，如《魏书》卷二《太祖纪》：“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⑤但是这样的“直道”，其工程规模、文化作用和历史影响，已经完全不能与秦始皇直道相比。

对秦始皇直道的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始。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学者对秦始皇直道北段进行了实地调查。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名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宣示秦直道研究的学术路径正式开启。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关心这一学术主题。历史地理学研究者 and 交通史志研究者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陕西、甘肃、内蒙古的考古学家和许多珍视并致力于保护古代文化遗存的人文学者分别进行了多次秦直道遗迹的艰苦调查。靳之林、王开、徐君峰等先生坚持数年的秦直道考察，为秦直道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第一手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教授主持的秦直道发掘，获得了重要成果。他在陕西富县进行的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民间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关注秦始皇直道的人们，也曾经发起多种形式的对于秦直道保护和考察极有意义的活动。如“善行天下”公益徒步活动组委

① 《汉书》卷八一《孔光传》，第3356页。

②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3页；《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第3247页；《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94页。

③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47页。《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1页。

④ 《汉书》，第3680页。

⑤ 《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页。

会策划并实践的多次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的徒步考察，以及史军、刘敬伟、于恬恬、荣浪 2014 年 9 月至 10 月自淳化至包头对秦始皇直道全程的徒步考察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朋友们，特别是刘东风社长、侯海英女士为推进秦始皇直道的研究精心策划，精心操作，推促学界朋友合力完成了这套“秦直道”丛书。对于有识见的出版家的这一功德事，秦史研究者、历史地理研究者、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的朋友都会由衷感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组织的秦直道遗迹考察（2013 年 8 月 7 日至 17 日），集合了数十名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行历陕西淳化、旬邑—甘肃正宁、宁县—陕西黄陵、富县、甘泉，取得了诸多收获。这样的工作，也成为“秦直道”丛书编撰的重要的学术基础之一。

“秦直道”丛书包括徐卫民、喻鹏涛著《直道与长城——秦的两大军事工程》，徐君峰著《秦直道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著《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徐君峰著《秦直道考察行纪》，王子今著《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宋超、孙家洲著《秦直道与汉匈战争》，马骥、雷兴鹤、吴宏岐编著《秦直道线路与沿线遗存》，孙闻博编《秦直道研究论集》。丛书编写的学术构想，不强求作者学术意见的简单一致。可以看到，不同的学术见解，例如对于所谓“东线说”和“西线说”的不同认识，分别呈现于作者们各自的论著中。我们愿意学习当年《古史辨》的编者以宏大胸怀同时发布相互对立的学术观点的做法，以方便读者一览学术全局，明了学术流变，自主学术分析，产生学术判断，形成学术新知。应当说明，尽管若干学术意见不一，但是对学术规范的信守，对科学真知的追求，对实证原则的遵循，是“秦直道”丛书作者们共同的理念。

相信随着今后秦直道研究工作的进展，特别是秦直道考古工作新收获的取得，一些学术疑问能够得以澄清，若干学术共识应当可

以逐步达成。

“秦直道”丛书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史念海先生长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秦直道”丛书今天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也许符合史先生的心愿。

“秦直道”丛书郑重面世，可以看作对史念海先生的一种纪念。

在以“秦直道”丛书献呈史念海先生灵前的时候，作为学生、晚辈和学术追随者，我谨再次诚挚地向这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导师、秦始皇直道研究的先行者深心致敬！

王子今

2017年3月15日于北京大有北里

序 言

横有秦长城，纵有秦直道；长城是弓，直道是剑。宽阔的秦直道和绵延的万里长城为秦王朝营造了一道收放自如的攻防体系。这两大工程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军事史、建筑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秦王朝之所以为后世所关注，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创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实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而且给后代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即“百代皆行秦政事”；其二，秦朝修建了众多的大规模工程，有长城之伟岸、直道之便捷、阿房之宏大、秦俑之震撼。正是以上两点构成秦王朝的基本元素。原创性的政治制度是其神，庞大的工程是其形，形神兼备，乃为秦朝，缺一不可。在这些大规模工程当中，完善的交通体系犹如帝国神经，延伸到帝国的各个部分，秦直道作为一条重要的神经，在秦帝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秦王嬴政气宇轩昂、气势磅礴、气贯长虹、气吞山河，从公元前 230 年到前 221 年，经过十年的南征北战，终于完成了秦统治者的夙愿，灭六国，平天下，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诸侯割据混战

的局面，成就、开创并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

贾谊云：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李白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击浮云，诸侯尽西来。”这些是对秦始皇统一全国的高度称赞。

秦王嬴政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之后，才发现建立一个体制完备的崭新的秦帝国有一系列十分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王的称号或称呼问题，过去的“王”和“天子”显然不能满足秦始皇的心愿，因为这些称号都是被他平灭的。于是他下令丞相和御史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廷议。参加讨论的人员先后有朝廷大臣、博士等，最后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上书秦王，曰：古有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臣等冒死上尊号，王号应称为“泰皇”，其命称为“制”，其令称为“诏”，王自称为“朕”。由此，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

秦东灭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和边防守备的重大战略措施。诸如大规模修建万里长城，在内地和边防开筑驰道、直道、新道、五尺道，建立全国性的粮食战略储备体系，以及派重兵屯戍边疆和徙民实边等。

道路的建设发展是与人类文明史相始终的，而且具有延续性。道路的称谓起于周代，《辞源》解释为：“供众人通行的土地”。其定义很明确，它是供行人、车辆、舟楫所运行的区域，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流通所不可或缺的大动脉。《史记·夏本纪》中就有“陆行乘车”的记载，说明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供车行走的道路。

西周时期的道路系统已经比较发达了，修建了从都城镐京通往

各诸侯城邑的道路，形成世界道路史上最早的比较完善的路政管理制度。《诗经·小雅》的《大东》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何草不黄》又说“有栈之车，行彼周道”，周道就是指周朝的大路。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虽然为了防御别的国家的进攻，在道路上修建了诸多的关隘，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对这些关隘都予以取消。同时对周道和诸侯国的道路进行了改造和维修，除了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系统，还修建了通往北方的直道，从而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道路交通网。这一切都说明我国的道路史源远流长，道路文化灿烂丰富。

不过，“道”与“路”的概念在古代有一定的区别，“道”是古代行政区划名。汉代在少数民族聚居的郡下设道。《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载：“檄到，亟下县道，咸谕陛下意，毋忽”。“道”在秦汉时期是级别与规模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划机构，多设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道之所在，都是交通条件比较差的地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县）有蛮夷之道”。如秦时蜀郡有湔氐道、犍道、严道。“路”，指道路。《周礼·地官·遂人》云“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差不多。唐代设十五个道，属于当时中央派往地方的监察系统，宋代将“道”变成了“路”，并且“路”成为行政区划中的地方政府。

当然，古代中国道路的等级划分是非常严格的，不同的路供不同等级的人行走。在一个都城，主路宽度是最宽的，是皇帝或者皇帝允许才可以行走的；其次为次路，分成多条道，最后环绕城墙还要有路。皇帝走的路叫驰道，是皇帝的专用通道，没有皇帝的恩准，别的人不能在上面行走。对此，秦之前史籍中早有记载，西周初年，三监叛乱，周公为平定叛乱，大修周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可见，道路是分等级的，远在西周时期，道路

的使用权就已经体现了高低贵贱的阶级差别。统治者可以自由地在周道上行走，而“小人”只能在道旁回避、让路。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的第二年，即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就开始治驰道。注曰：“驰道，天子道也”。蔡邕曰：“驰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然。汉令，诸侯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不仅一般的老百姓无权在中央驰道穿行，就是王公贵族，没有皇帝的特许，在驰道中央行走也是违法的。

《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秦时著名的驰道有九条，有出今高陵通上郡（陕北）的上郡道，从陕西大荔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出今陕西商洛通东南的武关道，出秦岭通四川的栈道，出今陇县通宁夏、甘肃的西方道，出今淳化通九原的直道等。可以说，这相当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与此同时，秦始皇时期曾经在秦都咸阳修建了各种形式的道路，包括复道、甬道、阁道等，是供秦始皇在咸阳行走时所用的。

同时，秦始皇时期还修建了两项大型国家工程，就是直道与长城，这是两项著名的军事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的壮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秦直道和长城的修筑反映出当时先进的勘探、测绘、建筑技术，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高超的智慧和创造力。然而经过两千多年的自然侵蚀与人为破坏，大部分秦直道和长城遗迹已无迹可寻或深埋地下，为后代研究带来比较大的困难。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筑亭障以逐戎人”。三十四年（前213年）“筑长城”。三十五年（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凿山堙谷，直通

之”。为什么在筑长城后，秦始皇还要建直道？筑长城与建直道的目的和作用是否完全一致呢？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深刻理解秦直道与秦长城的关系。实质上两大工程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这两大工程犹如秦人制造的一把大弩机，直插到匈奴的心腹中，是秦始皇当时为保卫北方边疆而采取的重大决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战胜北方的匈奴，在北逐匈奴取得河南地后先修筑了长城，同时修建了从云阳林光宫（今淳化北凉武帝村）直达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麻池古城）的秦直道。秦直道的修建加速了中原与北疆地区的联系，为秦王朝长城防线的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战略意义非常重要。

秦王朝在修建长城与直道时，注重其本身的实用性和附属设施的完善，集中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结合沿线地理实际，从而把长城沿线地区与关中地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在修建秦直道过程中，秦王朝也将大量人口迁徙到直道沿线，使得秦直道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秦直道一多半建筑在山顶梁脊，一少半修筑在沙漠草原。仅仅两年半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选线、施工任务，这在道路建筑史上实在是一个奇迹。它和秦始皇陵、阿房宫一样，只有秦始皇才可以干出如此大的工程。

秦直道尽管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工程，不久秦王朝就灭亡了，但继之而起的西汉，仍然长期沿用秦直道与匈奴作战或者进行交流，汉武帝也曾利用秦直道巡游。后代也在沿用秦直道。

由于秦直道与长城的研究涉及秦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因而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特别是自国家文物局提出对长城的全国性普查和对直道的大遗址保护以来，实地考察、发掘与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申请了陕西出版资金，欲对秦直道进行系列研究，

出版系列研究成果，本书忝列成为其中的一本。

由于该书为“秦直道”丛书中的一本，因而尽管也写了与直道关系密切的秦长城，但还是以直道为主，从篇幅上读者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秦直道和秦长城是秦代的两大军事工程，不仅对秦代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徐君峰所讲的：“秦直道——一条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军事通道。”秦的长城对汉代以后的长城也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秦直道与秦长城研究现状

002/ 一、秦直道研究现状

011/ 二、秦长城研究现状

033/ 第二章 秦直道与秦长城的关系

039/ 第三章 秦直道与秦长城修建的原因

040/ 一、匈奴的威胁

049/ 二、秦始皇的好大喜功

053/ 三、“亡秦者胡也”谶语的影响

055/ 第四章 秦直道的走向

059/ 一、秦直道走向的分歧

065/ 二、对秦直道所经路线的认识

080/ 三、对直道东西两线的分析探讨

082/ 四、对秦直道的大规模破坏活动的探讨